

仁愛醫院柯賢忠副院長訪問記

本社記者則

柯賢忠教授是我們敬畏的一位長者。在仁愛外科實習時，每逢星期四，同學們無不戰戰兢兢，等待他的來臨，然後一片又一片的 chest film，電得大家噤若寒蟬，碰到出現冷場時，他免不了要說上幾句，火辣辣的，相當夠味。但當我們坐在窗明几靜的副院長室裡，和他面面相對，侃侃而談時，氣氛却異常的輕鬆。十二點半了，才剛從內視鏡室裡出來的柯教授，了無倦容，和我們談附屬醫院，談我們學習的態度，另外也對學校當局，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。

他首先問起附屬醫院工程進展的情形，然後指着他辦公室對面的一棟大樓，若有所思地說道：「蓋房子簡單，蓋醫院不簡單。」柯教授回憶起他剛到仁愛醫院的情形時說，當時他年紀青青的，不過三十出頭，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，很想有一番作為，想不到當年的仁愛外科，竟然只有門診部，只能處理些一般外科的問題，看到這等情形，他感到非常失望，幸好後來醫院增設了病房，又在廖應隆教授手上購置了一些設備，等到柯教授接長外科後，更大肆擴充，於是仁愛外科規模才告粗具。他又告訴我們，像享譽台北市的仁愛醫院內視鏡室，足足花了五、六年的功夫，才把最基本的設備弄齊。所以他希望將來我們的附屬醫院，與其強調它的外形設計，準備蓋得多堂皇，不如從充實它的內容着手來得踏實些。「設備好，不但利於進行研究，對教學也將大有助益。」柯主任又明白地指出，我們是所私立醫學院，財力不夠雄厚，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設備全都買齊，因此長期計劃是有必要的。對於一般同學鑑於附屬醫院初期計劃中，只打算設置兩百五十張病床

，而感到意猶不足一事，他要我們認清「病床的多少，沒有什麼意思，要緊的是能否做出什麼成績來，假如設好，又能有所表現的話，床數不需太多，有個兩、三百也就夠了。」

正因為柯教授一向對同學們抱着很大的希望，所以大家的的要求，也就特別嚴格。他常對六年級的同學說，們還有幾個月就要當 intern 了，這個不會那個也不會，來怎麼能獨當一面呢？！他又認為我們的素質並不比人差，當年或許一時運氣欠佳被分發到北醫來，但到了他上，成績往往不夠理想，可能是基礎醫學學得太差的緣。他一再地強調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北醫的，所以們應該有自己的 pride，但單有 pride 是不夠的，還要好用功，在學時加緊充實自己的學力，日後當 clerk、intern 時，才能有好的表現。馬馬虎虎地混畢業，徒然壞了自各兒的招牌。

依他的看法「大一、大二時不妨輕鬆一下，但有志生理學研究的，對微積分絕不能輕易放過，將來想搞生的，有機化學也不能學得太差。除非不幹醫生這行則已要做個起碼的 clinician，三年級進入狀況以後，總該好好地看書了。」他又說不管將來大家想從事那一方面的工，基礎醫學不紮實是不行的。比方說，在外科系統中（婦產科、耳鼻喉科、眼科等），解剖學和病理學是最重不過的，不能考完試，就忘得一乾二淨。尤其病理學更每個當醫生的，不可一時或忘的基本學門，至於生理學內科學的密切關係，不言可論。

柯教授表示他平常不斷鼓勵科裡的同仁繼續進修，萬不要以為外科醫生，只是會使用刀、鎚、鋸等工具的，他說「這種工作和一般工匠有何不同，要學 technique，不必花七年之久，唸什麼醫學院，國中畢業就去當學，幾年下來，除了癌症等大手術外，一般闌尾或胃切除，絕不比你科班出身的差到那裡。」說到這裡，他回想從前在台大外科時，已故的高天成院長，每當他們精神微鬆懈時，常會幽他們一默說：「三、四十年前，我東畢業時，是從後門進入外科的（成績欠佳），因為外科用頭腦，開進去就知道了。現在時代不同了，學外科的往是成績最優秀的同學，因為外科需要好好診斷，需要

用頭腦。」接着他說假如看病真的用不着動腦筋，那又何必辛苦地唸上七年，甚至於連聯考都用不着考了。

這幾年來，柯教授看盡了學校的變化，也先後帶過了七、八批的 clerk、intern，對於北醫同學認識不可說不深。「就一般而言，考大學前大家都挺用功的，考入北醫後却變得不太用功了。」據他看來，同學中背誦能力很強但應用能力甚差的頗不乏人，「與實際情形不符，再死背也沒用。」和他們學生時代相比，他覺得現在的學生相當可憐「要記的東西愈來愈多，單憑記誦，絕對無法應付，應該把握重點。」又說「聰明的人也許聽一兩次便能記得，一般人却非多聽幾次不可，所以儘量找機會，多開討論會，自己表演才容易記得。」提到討論會，柯教授告訴我們，早期的同學們，每年至少開上一次學術討論會，而且辦得有聲有色的，他希望我們今後最好能多舉行幾次，邀請師長列席指導，這一來負責報告的同學，勢必花點功夫準備，對他自己來說總有好處。以往他發現北醫的同學，缺乏主動學習的精神，像 CPC、SPC，這類的討論會，一向很少人參加，而且出席的總是固定的幾位，「其實這等討論會，才是活的學問，應該善加利用。」

談到醫院實習的精形，柯主任感慨良多的說道「台北醫學院幾乎成了自由中國最自由的醫學院，實習時候漫遊台北市。過去少數不用功的同學，盡實習些台北市的大馬路，病房走廊和護理站。照道理說，接受 clerk 實習的醫院，本身多少會有點損失，爲了教學，除了出急診外，總有些醫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，像我就不能在星期四早上安排手術的時間，大多數的病人也不喜歡讓十幾隻手摸來摸去的。有些醫院甚至於不准 clerk 借 X 光片，因爲拿去看後，不是給弄丟了，就是沾上水滴幾張片子給黏在一起了，所以實習的同學對自各兒的行爲應該多加檢點。」有些偷懶的同學，因爲醫院不肯借 X 光片，樂得正中下懷，看 X-ray 這項也可因此而免了。「X-ray 不看，病人也不看，還來醫院幹什麼。」

至於仁愛醫院「許多 house staffs 都是你們的學長，醫院方面態度又相當開明，在這麼好的環境裡，不多學點東西，實在太可惜了。說句老實話，clerk 不來，醫院落得清閒不過，所以我從來不點名，但對 clerk 自己來說，却是 killing time，一切印證自己所學乃至於打好日後行醫基礎的，莫不建立在來醫院實習這回事上。」「『少年易老學難成』，趁着大家學習能力最強的時候，多唸點書，多看點病人，也多參加些討論會，否則將來真正想學點什麼東西時，已是心勞日拙了。大一、大二時，業已 enjoy 了大學生活，五、六年級時便不該再貪玩了。」

柯教授對我們沒有自己的附屬醫院，而必需輾轉周旋於各大醫院間的遭遇深表同情，對於各家醫院間缺乏聯繫，以致於教學內容常有遺漏或重覆的地方，則感到不勝遺憾。以他在行的外科來說，「一般外科，任何一家醫都可

以教你們，而且日常 case 也最多，但最難教，也最容易誤診的正是一般外科。」說到這裡，他指着壓在玻璃墊下的實習分組名單、實習醫院分配表說「你們實習醫院過於分散，一方面是你們的致命傷，另一方面却是你們的福氣。任何一家醫院都有它的特色，例如中興內科的 cardio-vascular，外科的 orthopedics 值得一看，空總的 X-ray 在台北市相當有名，馬偕一般外科的 case 不少，仁愛被人稱爲台北的 G-I 醫院，chest surgery 一星期也有三次之多，乃至於新興的和平醫院，young staffs 應該有充分的時間從事教學工作。你們每到一個地方，都可以學到一點東西，增長自己的見聞。如果能夠化分散實習的缺點爲優點的話，那就是你們的收穫了。」

站在兼任教授的立場，柯主任希望學校能加強和各個實習醫院間的聯繫工作，至少讓各科的負責人曉得課堂裡上些什麼東西。以他自己爲例，在六年級將結束時，才有機會上幾堂課，平常實習一個禮拜和同學只碰一次面，所以對於來醫院的同學，究竟應該安排些怎樣的實習內容，感到非常困擾。柯教授從前在台大時，也曾擔任過 teaching staff，他們每個學期開始，科主任都要召集科裡的教員，就他們每個人研究的 field，分配擔任各該方面的指導工作，所以上課的時間雖然不多，同學也不見得能把課堂上學到的，立刻加以消化，但實習時的臨床指導，往往可以彌補上課時間不足而有餘。今天我們沒有自己的醫院，臨床和教學脫節，在所難免，只好希望學校當局能多花點時間，做好學校與醫院，及醫院與醫院間聯繫、協調的工作，一般專任教員，也應該多負起點責任來，因爲萬一畢業生在外頭丟人，學校和教員兩方面都難辭其咎。柯教授對我們校友的表現，留有深刻的印象，所以他鼓勵所有在校的同學時時刻刻都要爲學校的榮譽着想，「在美國，許多第一流的學府是私立的，戰前的日本，只有帝大才是最好的學校，今天也出現了不少一流的私立大學，爲什麼我們北醫辦不到呢？！」